



绝对权力

[美国]戴维·鲍尔达奇 著
魏向清 徐海江 范红升 刘华文 译

译林出版社

当代

书



绝对权力

ABSOLUTE POWER

[美国]戴维·鲍尔达奇 著
魏向清 徐海江 范红升 刘华文 译



译林出版社

版权声明

经作者和 Amer-Asia Books, Inc. 代理机构授权, 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Copyright © 1996 by Columbus Rose, Lt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aron M. Priest Agency,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丛 书 名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 名 绝对权力

Absolute Power

作 者 [美国]戴维·鲍尔达奇

David Baldacci

译 者 魏向清 徐海江 范红升 刘华文

责任编辑 祝 巍

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 Inc., 199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滨海印刷三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386 千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755-7/I·437

定 价 18.5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刘华文

《绝对权力》是美国畅销书作家戴维·鲍尔达奇创作的一部畅销小说，于1996年在美国出版发行。它曾连续17周被《纽约时报》列入畅销书排行榜之列。此书一经面世，书评界对它就好评如潮。《今日美国》说它是“一部节奏明快、起伏跌宕的书”。《丹佛邮报》说它是“一部充满悬念的惊悚小说，让人爱不释手”。《先驱报》把作者评为“当今虚构小说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同时认为《绝对权力》这部小说是1996年的“必读小说”。作为首部出版的小说，《绝对权力》就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欢迎，究其原因，与作者本人的经历密切相关。本书作者戴维·鲍尔达奇毕业于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法学院，曾一度在华盛顿特区担任庭审律师和公司法人的法律顾问，深谙美国政界和律师界的内幕，为他以后创作这部小说打下了深厚基础，难怪《纽约时报图书评论》评论说：“鲍尔达奇赋予他的小说一个知情者的独到见解。”所以，尽管整部小说纯属虚构，但却令人感到真实可信。现鲍尔达奇已退出律师界，成了一位专业作家，他的第二部小说《全面控制》(Total Control)于1997年1月在美国问世后，又连续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该书已由译林出版社购得其版权，不久可望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期望他的第三部小说《赢家》(The Winner)获得更大的成功。

鲍尔达奇的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段政治、法律、私情、阴谋、亲情、爱情相互交融、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而又悬疑丛生的故事。江

洋大盗卢瑟·惠特尼在一天夜里潜入了美国亿万富翁沃尔特·沙利文的别墅，准备行窃，不料正巧遇到美国总统艾伦·里士满携情妇沙利文的少妻克里斯婷来此幽会。怎料想这位总统是个性虐待狂，克里斯婷酒后自卫，用拆信刀刺伤了他。总统的两名保镖特工处特工伯顿和科林以为总统发生了不测，他们闯入室内，开枪打死了克里斯婷。这一切都被躲在暗室里的卢瑟看得一清二楚。总统被刺昏厥之后，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塞尔赶到，伙同伯顿和科林两人一起清理现场，企图掩盖克里斯婷被杀真相，不料在忙乱之际把拆信刀掉在了卧室。当他们再回来寻找时，发现刀已被人拿走。由于这把拆信刀是总统及其随从犯罪的有力证据，并且拆信刀的失踪又说明有人目击知情，于是总统感到惴惴不安。他指使手下必须想方设法查清拆信刀的下落。正在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之时，突然接到匿名信，有人要用那把刀子敲诈一笔巨款。

检察官凯特·惠特尼是卢瑟的女儿，其父从事职业性盗窃活动造成了她心灵的创伤，父女反目成仇。尽管他们老死不相往来，但那种父女亲情依然存在。凯特的前男友杰克·格雷厄姆律师与卢瑟是忘年之交，他对卢瑟的亲密友情使其与凯特分道扬镳。杰克如今的女友是富家女詹妮弗·鲍德温，她终日忙于结交各路政要，混迹官场和商界。但杰克对此颇有异议，仍难以割舍对凯特的旧情缘。

克里斯婷·沙利文被杀之后，总统、警方还有她的丈夫沃尔特各自出于不同的动机追查此案。探长塞恩·弗兰克顺藤摸瓜，再加上总统手下的暗示，把杀人凶手怀疑到了卢瑟身上。他利用卢瑟对女儿的亲情，设计将其诱捕，这时沙利文派的杀手也赶到现场，但意外失手，卢瑟被“捉拿归案”。

杰克作为卢瑟的忘年之交非常了解卢瑟不会行凶杀人，毅然决定为他辩护。但就在开庭之际，卢瑟被总统派来的特工枪杀在法院门前，凯特不禁悲痛异常。老谋深算的沃尔特·沙利文是白宫的

常客，也是里士满的故交。但是就在为其妻被杀一案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无意中听见总统说漏了嘴，再加上沃尔特深知自己的少妻风流成性，于是据此判断她的被杀是总统所为。他跟总统通话，捅破了这一真相。心狠手辣的里士满又派手下伯顿和科林干掉了他，并且造成其自杀的假象。

在案情愈加扑朔迷离、奇谲诡异之时，杰克突然收到卢瑟预先托付别人送寄的一份邮件，使山穷水尽的案情柳暗花明。不料在他取到包裹时却又遭到总统特工的追杀。不巧，他们误杀了杰克的上司和其情妇，杰克则携包裹逃走。包裹里的东西正是那把拆信刀。

伯顿和科林又把那两人的死嫁祸于杰克，杰克随即遭到警方的怀疑和通缉，同时也成了伯顿和科林追杀的对象。一面有警方的围追堵截，另一面有总统穷凶极恶的追杀，但弗兰克和杰克终于又接上了头，经过推理，他们俩逐渐怀疑上了当今美国总统艾伦·里士满。于是他们设计引蛇出洞，引诱伯顿和科林两人进入了他们设的圈套，录下了他们要杀人灭口、取回证据的情景。可悲的是良心未泯的伯顿感到对发生的一切难辞其咎，便饮弹身亡，给弗兰克探长留下了他和总统阴谋掩盖真相、杀人灭口的会议录音，于是真相大白。总统、科林和拉塞尔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凯特离开了杰克，想以远走他乡的方式抚平自己内心的创伤，而杰克也毅然与詹妮弗分手，开始了新的生活。塞思·弗兰克探长则回到了自己温馨安逸的家。

《绝对权力》虽可以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畅销小说看待，免不了受到暴力(Violence)、爱情(Romance)和性(Sex)这三个要素的创作观念的左右，但从深层意义上来讲，则亦可从中透视出权力与法律、权力与知识以及权力与疯癫这三重关系在小说中的体现。

美国声称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即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相互独立与牵制，但三权的执掌者们历来都是处于齟齬不和的状态。小说中握有最高行政权的总统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滥用职权，

这就与代表法律尊严的杰克·格雷厄姆和塞思·弗兰克等组成的阵营产生对峙。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曾说过：“权力易于腐败，绝对权力的腐败就更加彻底。大人物几乎总是坏人……没有比认为官位会净化其执掌者这一看法更荒谬的了。”这句话说明一个人一旦大权在握，简直不可能有节制地正确行使其有限的职权，而完全有可能会无限制地滥施职权。杰克作为律师本可以凭自己的职业良心调查真相，找出真正的杀人凶手，却反受其难，受到总统一帮人的陷害追杀，这时法律的尊严受到权力欲极剧膨胀的总统的挑战、蔑视和亵渎，从而展开了一场权与法、邪恶与正义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虽然法律终于战胜了极权，正义战胜了邪恶，连总统在内的违法之人都被抓获归案，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被判死刑的总统却有可能免于死，因为他毕竟是权倾一时的美国总统，这未免多多少少有些讽刺意味，也或多或少说明了法律在权力面前的孱弱。

法国当代结构主义学者米歇尔·福柯别具慧眼地揭示了知识的秘密以及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知识与权力存在着两种关系：一种是等值与互换的关系；另一种是知识和权力的对抗关系。在《绝对权力》中，知识就意味着真相，意味着克里斯婷被杀以及真正的凶手是谁。而这一真相起初由总统和卢瑟所掌握。总统作为绝对权力的化身拥有这一知识，体现的是第一种关系类型，他只能自己拥有这一知识而绝不能与除了他手下之外的人分享。于是他必须权力隐瞒这个真相。隐瞒得越严实，他的权力维护得也就越稳固。但不巧的是江洋大盗卢瑟却拥有了这一知识。真相亦即知识的这一拥有者与权力的拥有者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对抗关系。前者因为拥有这一真相而对权力和权力的执掌者构成了威胁，随时都有可能动摇、破坏甚至毁灭总统的权力。这样在小说中就形成了一个揭露真相和瞒蔽真相的张力场。这两种企图此消彼长，是推进小说故事情节发展延续、贯穿始终的动力。由于作为惯盗的卢瑟

处于社会的边缘，其言论的可信性就必然比处于最高行政职位的总统的权威相差甚远，所以他只能采取曲线迂回的方式使真相见诸于世。尽管卢瑟突然被人射杀，使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但并没有中断过对真相的揭露和对权力瞒蔽的对抗，这种努力由杰克和塞思两人承担了下来。终于，在小说的末尾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结构土崩瓦解，真相挫败了权力，绝对权力在真相面前被撕去了无所不能的面纱，而露出相对脆弱的一面。

此外，福柯的有关理性-疯癫的理论还为我们分析这部小说提供了又一个视角。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疾病，而是一种知识建构和文化建构。在一种权欲极剧膨胀的生存环境当中，人很容易被推向非理性的生存状态，即疯癫。小说一开始就揭示了里士满总统是一位性虐待狂。通过分析他的这种变态行为的心理动机不难发现，作为绝对权力的执掌者，他可以翻云覆雨，置社会正常的律法、伦理和良知于不顾，以致违反人类正常的性伦理，僭越常规的性行为，最终沦为偏执变态狂。无独有偶，他手下特工科林在总统教唆、影响下也成了丧心病狂的变态杀人狂。即使是良心未泯的特工伯顿，也因为命令的执行排斥良知的判断而身不由己，成为了罪恶的帮凶，最终导致了他精神上的分裂，感到对发生的这一切都难辞其咎而饮弹身亡。更可悲的是白宫办公厅主任、独身女人拉塞尔一直单恋着总统，可以说是固恋癖患者，这种一往情深只能停留在彼此肉欲上的满足，而绝少情感方面的交流。她的这种固恋症结最终并不是对总统这位异性的爱慕，而是对权力的一种偏执的占有欲和攫取欲，最后在法庭上她变成了一位谵语狂，需要送入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小说作者也借伯顿之口道出他们这些人都是职业造成的偏执狂。所以说，权力不能逾越权限，否则人性将会受到扭曲。人们应该张扬理性的光芒，用以扼制、矫正、拯救种种因非理性的生存状态而导致的癫狂。

由于作者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特区，再加上他曾做过律师，这使

得他对首都的政界与律师界非常熟谙，所以在小说人物的对白中体现出来的职业身份语言非常地道。在用对白充分体现人物的职业个性之外，作者还通过人物对话来充分展现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和人物关系特点。并且这些个性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层次性和流动性。从凯特的语言中可以看出她对父亲的态度是由恨到悔，恨其不争，悔在父亲临死之际也没能结束多年来的父女不和；而在杰克的对白语言中则可以看得出他对凯特逐渐由疏到近、由怨到爱的情感变化轨迹。为了使人物更加丰满、鲜活，作者还描写了他们之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三种情感类型交织在一起，影响情节的发展，左右人物关系的变化，这样一来就多层次、多侧面、多方位地完成了人物的塑造，使人物跃然纸上，颇具立体感。

小说在情节安排上采取逐推式手法，大悬念套小悬念，小悬念推大悬念，层层叠加，环环相扣，使得悬疑丛生，情节惊人。此外，作者还大量使用平行蒙太奇手法，交叉叙述在不同地方同时发生的事件，不给读者以喘息的机会，把情节推向高潮，使叙述过程舒缓有致、杂而不乱。作者还使用一些倒叙、插叙的手法，这样不仅交待了背景而且还有助于推动情节的发展。这部非常电影化的小说已被美国著名电影演员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自导自演搬上了银幕，并且在美国公映后获得了骄人的票房收入。

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九章到第十章由魏向清翻译，第五章到第八章、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由徐海江翻译，第十五章到第二十一章由范红升翻译，第二十二章到尾声由刘华文翻译，全文通稿由魏向清完成。

第一章

车灯没有打开，他轻握方向盘，任凭车子缓缓地向前滑行，然后停了下来。砂砾路面上的最后几个小碎石块儿蹦到了那些车胎压纹的外面，四周一片寂静。稍稍适应了周围的环境之后，他拽出了一副破旧却仍然好用的夜视双筒望远镜。那幢房子在他的视野中渐渐清晰起来。他在座位上自得而又随意地移来移去，身旁的车座上放着一只筒状行李袋。车子里面已经旧得褪了色，但很干净。

这辆车也是偷来的，而且来路不明。

从汽车的后视镜中，他看见了两株小棕榈树，他冲它们冷笑了一下。要不了多久，他也许就要到那片棕榈树林里去了。那宁静的、碧蓝见底的湖水，那粉末状的浅橙色晚霞，还有那一个个姗姗来迟的早晨。他得出去，是时候了。他早就暗自思忖过，从所有的情形来看，这次准万无一失。

66岁，在这个年纪，卢瑟·惠特尼已有资格领取社会保险金，而且他还是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正式持证会员。像他这种年纪，大多数的男人们已经稳定下来，进入了人生第二次的角色转变——为人祖父，还利用闲暇时光照看他们子女的孩子，他们会慢慢躺进那些寻常的躺椅中，放松自己疲倦的关节，他们的那些动脉也不再为人生的嘈杂喧闹所侵扰而躁动了。

卢瑟这一辈子只有一种人生经历，那就是打家劫舍，而且通常都是在夜里干，就像此刻，他会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只要他能拿得了。

尽管这些显然是违法行径，但除了在那场很令人费解的因南北朝鲜联合未果而致的战争中，卢瑟却从未因发怒或胆怯而真动过刀枪。他唯一大打出手的一次是在酒吧，而且纯属自卫。要知道，喝了啤酒的男人们往往胆量大增，超乎寻常。

卢瑟选择目标的标准只有一个：他只劫那些完全能承受损失的人。他觉得自己与那些成天悉心照料富人、不停地劝其买些无用之物的一大群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他有生以来的 60 多年中有很大一部分时光是在东海岸那些五花八门的防范较严以及后来防备极严的惩罚设施陪伴下度过的。以前他在三个不同的州三次被判的重罪，就像三块大石头压在他脖子上，使他名声扫地，让他抬不起头来。人生中的宝贵年华被挖空了，那些金色的年华。可现在，他已无法改变这一切了。

他已经修炼好了各种手艺，奢望自己绝不会再被定第四桩罪。再一次失败的后果没有丝毫的神秘：那就是他将再付出整整 20 年。在他这把年纪，20 年无异于死刑。他们或许也会处以他电刑，那是弗吉尼亚州用来对付那些罪大恶极的家伙的办法。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大州的公民们，总的来说，是些敬畏上帝的人们，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善恶终将同样有报的观念为前提。该州成功地对死囚犯们实施死刑，其数目在全美国仅次于领先的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这两个州的人们与其在南部的这个姊妹州的人们道德情感有着共同之处。但死刑并不适用于小小的夜盗行为，即便是“善心”的弗吉尼亚人办事也有他们的分寸。

尽管这一切要冒很大风险，他仍无法使自己的视线离开那个家——当然，你也能勉强称之为高楼大厦。到此刻为止，这幢房子已使他魂牵梦萦了好几个月，今晚，那种迷恋将不复存在了。

弗吉尼亚州的米德尔顿县。从华盛顿往西经一条赛车加速跑道驱车飞驰要 45 分钟时间。那里云集着大片的别墅、必备的美洲豹牌汽车，还有那些宝马良驹，其高昂的价格足以养活市中心贫民

区内所有公寓里的居民一年。这个地区的家庭凭借那与其自身称号相符的足够显赫的声望肆意延伸其房产。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目标的名字却是科珀^①家族，这倒使他很难忘记。

每次“干活儿”的那种冲动绝对是不一样的。他觉得这就有点儿像棒球击球员在那刚刚被击中的球飞出场外落到街上某个地方以后，非常从容不迫而且若无其事地小跑过垒时的感觉。观众们全都站了起来，五万双眼睛齐盯住一个人，仿佛世上所有的空气都被吸进了一个空间，然后又突然因那个人用木制球棒甩出的优美弧线而释放出来。

卢瑟用他那仍旧犀利的目光慢慢地扫视了一下这个地区。一只偶然出现的萤火虫在他后面一闪一闪，除此之外，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了。他听了一会儿此起彼伏的蝉声，直到后来那噪声渐渐融入周围的一切之中。这情形对于每个久居此地的人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

他沿着那条沥清路将车子往前开了一些，然后又倒进一条不太长的肮脏小路，路的尽头是一片茂密的树林。他戴着一顶黑色的滑雪帽，遮住了一头铁灰色的头发。因为涂了保护色霜，他那老树皮似的脸变得黝黑。他的两只眼睛悬在那像块空心煤渣砖的下巴上面，目光镇定而且有神。他那瘦削的骨架上附着的肌肉总是那么结实，看上去就像他曾在军中当突击队员时的样子。卢瑟下了车。

他蹲在一棵树后面，仔细观察自己的目标。如同很多庄园并非真正经营的农场或牧场一样，科珀家的门安在两个砖砌圆柱上，门很大而且华丽精致，但四周没有栅栏。从这条路或是附近的林子里就可直接进去。卢瑟从林子里进去了。

卢瑟只用了两分钟就走到了与那幢房子毗连的玉米田边。这块田的主人显然不需要什么自己种的蔬菜，却明显地很在意自己

^① 科珀(copper)在美国俚语中意为“警察”。

这种乡绅的角色。卢瑟倒不抱怨，因为这恰恰给了他一条几乎通往那个前门的隐蔽的田间小路。

他等了一会儿，然后便消失在四周那密密实实的玉米杆丛中

了。地上几乎没有什么碎石瓦砾，他的网球鞋走起来也悄无声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这儿很容易弄出什么声响来。他两眼直视前方，久经磨炼的双脚小心翼翼地在狭长的作物行间择路而行，这也就弥补了地面稍许坑洼不平带来的不便。又一个死气沉沉的夏日，炎热渐渐散去之后，晚风很凉爽，但还没有凉到嘴里呼出的气能变成小小的雾气并被远处那些欠觉或者失眠的人们注意到的地步。

上个月，卢瑟曾几次测定了一下这次行动要花的时间。他总是在走进那个前庭园之前在这块田的田边驻足，然后再穿过这片荒地。在他的脑海中，每一个细节都被考虑并且反复了数百次，直到一个“行动—等待—更多行动”的精确无误的计划牢牢地在内心确立为止。

他在前庭园的边上蹲伏下来，再一次缓缓地环顾四周。没有必要赶忙。不用担心有狗，这一点倒不错。因为再年轻敏捷的人也是压根儿跑不过一条狗的；但相反它们的叫声却完全能吓住卢瑟这种人。那儿也没什么保安系统，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地区漫游的大批鹿儿、松鼠和浣熊会制造出无数计的假警报的缘故吧。然而，卢瑟马上要面对的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保安系统装置，他要用 33 秒的时间去除其报警装置，其中包括拆除控制板所需的 10 秒钟。

私人安全巡逻队半小时前已经经过了这个地区。那些警察克隆们按理应该每隔一小时变换一下常规，在他们监守的几个防区内搜索巡视。但经过一个月的观察之后，卢瑟毫不费力地便找到了其中的规律。在他们下一轮的巡视之前，他至少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他几乎都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周围的庭园一片漆黑，茂密的灌木丛——夜盗族的命根子，粘

附着砖砌的入口处，如同树枝上的一个蠅穴。他检查了那幢房子的每一扇窗户，全都黑洞洞的，全都静悄悄。两天前，他看见车队载着那个家里的成员们出游，浩浩荡荡地驶向南面的岔道去了，他曾仔细清点了一下所有的主人和侍从。离这儿最近的别墅至少也在两英里之外。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他已经周密地计划好了一切，但干这一行，你永远也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这是明摆着的。

他松了松背上的旅行袋，然后从这块田里悄悄地溜出，大踏步地穿过那片草地，10秒钟后便到了那个前门。那是一扇用钢框加固的厚实的木门，其锁闭系统已调到了阻止暴力侵入的防御系数最高点。但这一切丝毫没有让卢瑟担心。

他迅速地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把复制的前门钥匙，然后将它塞入钥匙孔内，但没有转动它。

他又听了几秒钟。接着，他迅捷地取下背包，换上鞋子，这样就不会留下泥巴的痕迹了。他准备好电动螺丝刀，它能迅速显示出他要戏弄的电路，这比靠手动要快上10倍。

他小心翼翼地 from 背包里拿出的第二件工具整整六盎司重，比一个袖珍计算器略大一些，这是他这辈子除了女儿以外付出的最好投资。这件被其主人戏称为“精灵”的小装置曾在前面三次“活儿”中成功地协助过卢瑟。

卢瑟已经得到了这户人家组成安全密码的那五位数字并已将它们编入了他的计算机程序中。这五位数字的正确顺序对他来说还仍旧是个谜，但是，如果他想要避免使置放在这个他要入侵的一万平方英尺的堡垒内四个角落上的四门坚实的火炮立刻发出刺耳的啸叫，就得靠这个金属丝制的集成电路小帮手来替他扫除障碍了。然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通过匿名电脑打来的警方电话，它得周旋一番。这个家，除了门上的防拨弄磁铁外，还有对压力很敏感的窗户以及地板。如果“精灵”能从那报警系统的控制中扯出正确的

密码顺序,那么上述这一切也就无所谓了。

他看着门上的钥匙,动作老练地将“精灵”钩挂在身上的工具带上,这样它便能很容易地挂靠在身体的一侧了。钥匙毫不费力地在锁里转动着,卢瑟随时准备阻止他可能听见的第二种声响。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没能输入正确的答案,哪怕迟了1/1000秒的时间,那么保安系统便会发出低低的嘟嘟声,警告夜盗者那即将降临的厄运。

他脱下黑色皮手套,换上一副更轻便灵巧的塑料手套,这种手套的指尖和掌心都另加了一层软垫料。不留任何痕迹才是他的风格。卢瑟深吸一口气,然后打开了门。保安系统立刻发出尖厉的嘟嘟声。他很快躲进诺大的门厅中,来处理报警器的控制板。

那把自动螺丝刀无声地转动着,六个金属零件掉落到卢瑟的手中,他把它们放进工具带上的袋子里面。连在“精灵”上面细长的电线在从门旁窗户中渗入的银色月光下闪闪发光。接着,卢瑟像个研究病人胸腔的外科医生似地探究了片刻。他找到了正确的地方,将几股电线拧在一起,然后轻轻地接在他那个小帮手的电源上面。

穿过门厅时,一道深红色的光牢牢盯住了他。那个红外线探测器已经把卢瑟的热导线锁住了。时间分分秒秒地逝去,红外线探测器在耐心等待保安系统的中枢发出指令,宣布来者是友是敌。

“精灵”数字显示屏上的数字在氖黄灯下闪动着,快得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在显示屏的右上角有一个小盒状显示器,指定的时间在里面闪现着,越来越少了。

五秒钟过去了。然后,“精灵”那小玻璃屏面上出现了5,13,9,3,11几个数字并锁定了。

就在保安系统被解除的时候,嘟嘟声也停止了。那道红光已消失并换成了友好的绿光。卢瑟开始动手了。他拆掉电线,向后拧开控制板,然后重新把自己的工具装好,并小心地关上前门。

主人的卧室在三楼,可以顺着一楼主过道往右乘电梯上去,但

卢瑟却选择了楼梯。能少依赖自己没能完全控制的东西最好。被卡在电梯里几个星期并不是他的行动计划中的内容。

他看看天花板角落里的那台探测器，那长方形的嘴巴正冲他微笑着，它的监视电弧现在睡着了。然后，他爬上了楼梯。

主人卧室的门没锁，他很快打开了小功率的弱光工作灯，将屋里扫视了一番。黑暗之中只有卧室门旁边的第二个控制板在闪着绿光。

这幢房子是前五年之内建成的，卢瑟已经查看过它在县政府大楼的那些档案记录，甚至设法从规划官员办公室里弄到了这个地方的一套蓝图。这地方太大了，房主要得到地方政府的特别恩准才行，好像不这样，他们实际上会否决富人们的愿望似的。

建筑规划中并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地方。这是一幢巨大而且坚实的楼房，其价值远远超出了房主用现金支付的数百万美元。

事实上，卢瑟以前曾到这个家来过一次，那是个大白天，到处都是人。他曾经就站在这个房间里并且看到了他要见的东西，这也是他今晚再次光临的缘故。

当他跪在那张庞大的有华盖的床边时，目光定在了高处那个六英寸的王冠铸件上面。床旁边是只床头柜，上面放着一只银制小钟、一本当今最新潮的浪漫小说，还有一把带厚皮柄的老式镀银拆信刀。

这地方的所有东西都那么大，那么昂贵。屋里有三个大得能藏人的壁橱，每一个的尺寸都差不多有卢瑟的卧室那么大。有两个壁橱里塞满了女式服装、鞋子和小包，以及所有那些人在理智之下或一时冲动而花钱买来的女性饰品。卢瑟瞥了一眼床头柜上那个镜框里面的照片，然后冲着那个70多岁丈夫身旁的20多岁的“小妇人”做了个鬼脸。

世上有许多形形色色的抽奖中彩法，可并不全都是由政府组织进行的。

有几张照片是在这幢房子里拍的，它们全都在炫耀那位女士，其程度几乎无以复加，而卢瑟对壁橱的迅速查看又使她那种有相当低级庸俗倾向的穿戴趣味暴露无遗。

他抬头看看那面大穿衣镜，仔细端详它那刻有图案的华丽饰边。他接着又查看了一下镜子两边。这是个笨重的漂亮物件，正好嵌在墙里面，或者看上去是这样，可卢瑟知道那些铰链被小心地藏进从上到下有六英寸的墙壁浅凹处了。

卢瑟又回过头来看那面镜子。几年前，他曾有幸见过酷似这面镜子的同样大小的东西，尽管他当时并没打算要打破它。但是，如果你把第一笔巨款弄到手以后，你是不会放过第二次发财的机会的，何况那第二笔资产价值约五万美金呢。他估算了一下，从这个秘密的梳妆镜的背面将会得到10倍于那个数目的奖赏。

如果用蛮力，再借助于铁撬，他就能弄开设在镜子雕刻饰边里的锁定系统，但那样做会耗费宝贵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它会在这个地方留下显而易见的破坏痕迹。虽说这房子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之内应该不会有人，但谁也说不准。在他离开科珀家时，这儿将没有任何他曾来过的蛛丝马迹。即便科珀家的人回来以后，他们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去查看自己的保险库。无论如何，他没必要这样铤而走险。

他快步向这个大房间里靠墙的那个大屏幕电视走去。这地方被布置成了会客室，放着一套有印度印花布椅套的椅子和一张矮茶几。卢瑟看着远处的那三把椅子。几乎可以断定，其中一把是看电视用的，一把是看盒式磁带录像用的，而另一把则是干他今晚这活儿用的。每把椅子上都有商标名，看上去都很相似。但很快查看了一下之后，卢瑟发现其中两把是派对用场的，而另一把却不是。

他转身又走向房间的另一边，将遥控器对准梳妆镜，按下了在底部的那个唯一的红色按钮。按说这一举动意味着那个盒式磁带录像机开始工作了。但是，今晚，在这间屋子里，它却意味着那个银